

1010/

52

漂水志

第八輯

90



江苏

溧水古今

第八辑

1044/4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编
江苏省溧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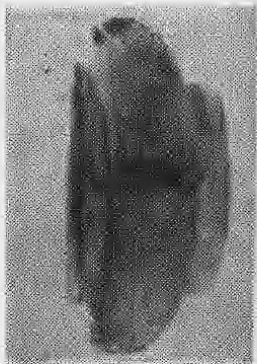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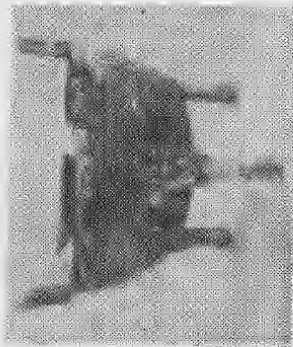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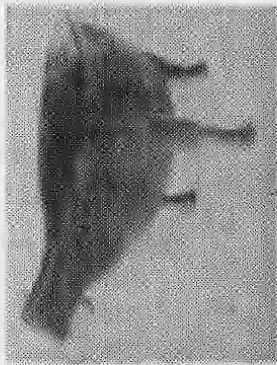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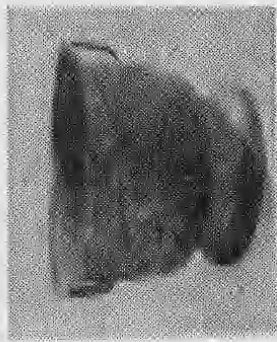
一九九〇年七月

4-142/43

右上：
左上：
鼎

右下：
左下：
簋

县博物馆
供稿



深水县和风乡黄家村宽广墩出土

春秋时期青铜礼器

山
林
小
景



上：西横山北峰龙冠子“飞来石”
下：东庐乡正山轿子顶“和尚石”

唐奇通摄
张天根摄

《溧水古今》第八辑目录

一、抗战史话

- 新四军北撤后溧水见闻……………杨 骏(1)
粟司令行军到王村的一段故事……………青 争(5)
新四军南岗之战与湖滨烈士墓……………黄学香(8)
日军一据点 近村多遭殃……………袁修欽(11)
日军在柘塘的暴行……………沈师保(13)
抗日游击根据地内的溧水县参议会……………青 争(15)

二、文化教育

- 溧水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杨智敏(18)
回顾溧水的耕读学校……………陈孝金(25)
在改革中前进的溧水县教师进修学校……………黄保安(32)
溧水县职业中学简介……………卜云升(40)
对《溧水报》的回忆……………张自宽(43)
溧水县图书馆的创办经过……………王 宏(49)
略谈溧水的电影放映事业……………李厚发(51)
溧水县儿童图书馆的创办和发展……………王 宏(55)

三、经济纪实

- 五十年代初的乌山乡农村调查……………周东炎(59)
- 溧水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路建设始末……………唐传全(66)
- 荒丘留旧话 钢厂展新图……………李新培(71)
- 石臼湖渔猎见闻……………毛乐耕(74)
- 谈谈溧水的饲料资源……………甘培联(78)
- 溧水乳牛场发展概况……………仁 谊(82)
- 关于溧水种竹历史的探讨……………吴大林(85)
- 漫话溧水的种烟史……………戴文进(90)

四、科技鳞爪

- 溧水县农业气候特点小考……………杨伯春(92)
- 溧水县地震台……………李 兵(97)
- 傅家边丘陵山区综合技术开发试验基点见闻
……………周凤伟(99)
- 小资料：溧水的春天何时来……………杨小飞(105)

五、人物春秋

- 沉痛悼念杨思友同志……………王犁夫(108)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的反侵略立场试析
……………潘韵冰(116)

六、艺文拾萃

- 谈周邦彦在溧水的风情词《风流子》……夏 华(127)
- 濮思源夫妇《诗稿》摘抄……沈师保(132)
- 《赵松泉画集》简介……桑齐浦(137)
- 溧水名胜题咏——“己巳年重阳书会”诗辑
……华人德 曹宝麟 恽建新(141)
- 《南乡子》——赠杨骏、并序……[何大椿](147)
- 《西江月》——和潘韵冰、沈凤鸣原韵
……江慰庐(148)
- 溧水古代书画家名录……县博物馆(149)

七、民俗·方言

- 溧水方言本字考略……郭 骏(152)
- 溧水方言与普通话同形异义词举隅……郭 骏(158)
- 溧水民间舞蹈散记……熊瑞国(161)
- 消灾祈福话“煞狮”……邱德全(165)
- “三茅公会”记实……陈大海(168)
- 有趣的“饭十里”……古 凡(170)

八、文物·考古

- 记溧水出土的一批南朝刘宋货币……吴大林(171)

固城汉墓画像砖铭文考释·····	徐伯鸿(175)
日本考古界人士谈溧水土墩墓 ·····	吴大林 黄礼生(179)
溧水境内古溧阳与古丹阳县界何在·····	林善之(183)
溧水县的雅称——“中山”·····	李 徒(190)
唐代《移颜鲁公诗记》碑文·····	本刊资料室(193)
元代《溧水州图考》·····	本刊资料室(194)

九、旧史遗闻

抗战后的“溧水县第一届参议会”·····	崔宁生(197)
溧水警察史话·····	王 堪(199)

质疑·补充·订正

对中山县圖姑射亭地址的订正·····	华 夫(189)
“状元坊”是被日寇飞机炸毁的·····	龚齐浦(192)

新四军北撤后溧水见闻

杨 骏

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第3版上曾刊载过我以“木马”的笔名写的一篇通讯《一个江南抗属的申诉》,介绍新四军北渡长江后,溧水人民对我军的怀念,对国民党部队和政府的深恶痛绝。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新华日报》的资料室里,重新翻到这篇文章,倍感亲切。这篇通讯虽然只是叙述了一位军属老大爷的亲身感受和见闻,但却可从中了解到当时溧水的一些情况,对今天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溧水情况,也许是有参考作用的。同时,也可让年青人了解,过去父辈们是如何从水深火热中受尽煎熬走了过来,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啊!

为此,特将此报道抄录如下。

一个江南抗属的申诉

刚跨进了管理处的门口,就看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农夫模

样、穿兰布衫的老头在问长问短。原来那个老头就是我们特务队通讯员小陈的祖父，是早几天以前从江南找到这里来的。由于这样的关系作为自我介绍的媒介，与他谈了起来。

“同志，现在江南的日子不比以前了！”他首先就以很懊伤的语调，说出了这种历历其境的痛苦。当我问起他目前江南故乡情景的时候，“单只我们一村，就有三户人家碰上他们的敲竹杠，比如孙××从前开鸦片馆、开场聚赌的小刀会，因为以前新四军不准他做这种行当，干涉过他，这会儿老中央来了，他就跑到城里去报告，把我家老二抓了去关在牢里，说我家有人通匪。总算我运动得快，没有罚钱，只是人吃了些苦。但是上下请酒了事，土粮仓里十四担稻就用得精光……打算一万一担吧，同志，还要十四万哩！”他一面以手指数出了这巨大的数目，一面深深的叹着气，才继续的说了下去。“从前在溧水鬼子里当孔镇维持会长、伪区长的张宝钧，在你们过江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回来做起区长来了。从前没收他财产的时候，牵他家黄牛的张××被他吓得跑掉了，张××的哥哥被他罚了八担稻。最近他说要减租，但是租稻却要每担加十斤，还有什么捐税哪，都加到了租稻里面去，所以许多人都暗地说：‘四老间（指新四军）在这块，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什么时候他们再回到江南呢？’这种话，不敢在茶馆里讲，如果被追了出来，就吃不消，所以我常同老二讲，叫他讲话要留神，不要被‘生脚色’听见

了惹祸。同志，再出事我们要死光了！”他很沉痛地有力地说着这种可能遭遇到的恐怖。“难道有便衣下乡吗？”我插了这么一句，又打开了他许多痛苦的回忆。

“唉！就是这句话，平常不但有这种霸道的便衣队，到乡下来收租要税，就是住在街上不动的国军，也叫你难受了，没有改变了‘汪派’的老脾气，碰到年青人从远处来的，就讲是‘匪军’，非要押起来取保不行，还有那些从前拜张宝钧做老头子的‘巴三子’，现在也编在什么区公署里，到处跃武扬威，弄得我们乡下人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连平常挑点茅柴进城也要登记证，一条扁担每月要捐三十元，空车子进城，也要一千块钱的税，所以平常要进城，就要老早借好登记证，才不要出‘外块’……去年二月头点，我家老二从东边推了一车子山货到水晶山窑去，路上碰到你们同志，还唤他吃饭，送他出岗位，这真是‘不愁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你们吃老百姓的一餐饭，还要付一斤米票，叫他赚下来买烟吃，你如果不要，同志们还要生气……现在，这种事再也找不到了。”

“有一次陈家庄到了你们一队同志，那些黑良心的乡大队，就到城里去报告，幸亏你们天亮前就走，小中时候分三路来了几百个国军，也只好望了叹气……。”

“同志，所以我这次到江北来，看到了小陈就心满意足了。世道不平静，不犯着回去，顽固派现在是路上要人，到

家要钱，我也带不回去哟！可是大批老百姓受着罪呀，他们望着你们救救他们！”

注：

- ①生脚色——就是来历不明的人。
- ②巴三子——拜了师父，专门欺人生事的地痞。
- ③一队同志——我北撤后的留守部队。
- ④乡大队——国民党地方政府利用封建关系组织的地方武装，作为“清剿”的耳目。

粟司令行军到王村的一段故事

青 争

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黄昏，天下着蒙蒙细雨。溧水县新桥地区王村的群众在天还未黑透，就早早地关闭大门休息了。

雨，依然在不停地下着，天，渐渐地完全黑下来了。

这时，王村村口走来了一支部队，他们穿着灰色军衣，有的人头戴斗笠，有的人则任凭雨水洒在身上。这支部队就是粟裕司令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

1938年4月28日，以粟裕、钟期光为首的先遣支队，从安徽岩寺出发，到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同年6月上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陈毅司令的率领下到达溧水新桥地区，与先到该地的先遣支队胜利会师。会师后不久，粟司令即率部队按计划向预定作战目的地开拔了。

粟裕率部队悄悄地走进王村，来到群众的屋外，轻轻地敲门、叫门。但是，王村的群众从门缝中见到是穿着军衣的部队，忙把早已上栓的大门又顶上顶门杠，不让部队进门。站在雨中的战士，耐心地向群众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是

人民的子弟兵，是抗日的部队，是到江南来打鬼子的。”经过耐心的宣传，加上群众从门缝中见到部队确是纪律良好，和过去见到的“丘八”部队大不相同，终于有人先开了门，接着也有几户人家开了门，把战士们引进屋里。粟司令及随行人员十多人住在王村士绅陈先生家中。

第二天清晨，粟司令起床后，在院子里听到一位妇女（房东陈先生的二姨）在说：“昨晚放在院内的一只脸盆不知谁拿走了”，粟司令记在心中。部队临出发前集中列队，粟司令站在队列前给战士们讲话。他首先讲了革命部队的传统，讲到新四军的纪律，然后问是谁拿了房东家的脸盆？可战士们异口同声都说没有见过。经过检查，确实没有战士违反纪律。

粟司令又找到房东陈先生，对他讲明战士们都未见过脸盆。但是，粟司令说：“我们部队住在你家，脸盆不见了，我们有责任。”说着，粟司令从身上掏出一块钱，递给房东说：“这块钱，是我们赔脸盆的。”房东陈先生怎么也不肯收钱。他说：“一个脸盆又不值钱，掉了算了，不用赔。”粟司令却认真地说：“我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偿，是我们部队的纪律，这个脸盆，我们一定要赔。”说着，硬是将钱塞给了房东陈先生。随后，粟司令即带着部队离开了王村，走进了如丝的小雨中。

房东陈先生拿着这块钱，望着在雨中渐渐走远的部队，

感慨地说：“这真是仁义之师呀，这样的部队一定能打胜仗。”

几天后，陈先生的二姨又找到了那“掉”了的脸盆，同时，传来了卫岗战斗胜利的捷报。

50多年，弹指一挥间。许多往事，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烟消云散，但粟司令赔脸盆的故事，至今仍在溧水新桥地区流传。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杨小飞篆刻

新四军南岗之战与湖滨烈士墓

黄学香

1943年农历三月中旬，素称鱼米之乡的石白湖畔，麦浪滚滚，油菜花开，正是农民备耕时节。三月十一日的半夜时分，新四军第十六旅四十六团指战员趁着朦胧的月色，开进石白湖北岸溧水县境明觉寺地区的石场村及沿湖一带的六、七个大小村庄。团部住在石场村我家的中厅屋内，指战员休息后，平安地度过了后半宿。翌日清晨，战士们起身后，照常操练和擦拭武器，连以上指挥员都聚集在团部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这天，凡经石场村一带的过往行人暂时都只准进村，不准出村，实行严密封锁。上午九时起，只见一个接一个新的四军侦察员前来团部报告：“15里路外的博望有49个日军向明觉寺方向行动”、“49个日军已到距石场七华里的明觉寺”、“49个日军正从明觉寺向湖边方向开来”等等。上午十时左右，四十六团团团长黄玉庭根据侦察员的情报，便下令部分军队先分三路往西南博望、长流嘴方向，往东北青圩、洪蓝埠方向和往北明觉寺方向以阻击增援之敌，后令其余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南岗村进发，以便背水作

战迎击敌军。当新四军四十六团一部指战员刚到南岗村时，来犯的49个日军也刚到南岗村北，新四军立即将敌军紧紧围住，当场开枪打死日军一名。当日军发觉自己已进入新四军包围圈后，便很快窜进南岗村，占住了一座有十多间瓦屋、南北相对、东西两头一条巷的四合院内，敌军用机枪封锁了巷口，企图死守该屋等待增援。英勇的新四军战士为了歼灭敌人，首先要击毁重机枪的火力封锁，于是有的爬上屋顶向敌占屋内投掷手榴弹，有的爬上高树向敌机枪手射击。由于日军据守屋内，环境有利，且火力凶猛，十几名先上去的新四军战士，先后牺牲在敌人枪口下。战斗持续到下午二时许，新四军三名战士终于冲上去击毙敌重机枪手，夺得了敌重机枪，战斗形势转而对新四军有利。敌军失去重机枪火力的封锁，一个个丧魂落魄似地东窜西奔，有的躲进了山芋窖，有的藏入菜园内、麦田中。不久，夜幕降临，又值风雨交加，新四军指战员搜索一番、遍寻无着后，上级下达“不宜恋战，立即向敌后转移”的指示，随即撤出战斗，带着俘虏的一名日军翻译官郭某向江宁县铜山，横溪方向撤走了。第二天天刚破晓，躲藏在菜园、麦田中11名残敌，歪歪倒倒地往洪蓝埠方向溜走了。过后发现农民杨昌衡菜园里的一畦山芋种，竟被日本兵吃得精光，敌人的狼狈相可见一斑。

南岗战斗进行中，江当溧三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童超组织地方干部和民工将战斗中受伤的伤员以及机关干部，经石